

贺翠香 著

哈贝马斯

是当今仍活跃在西方思想界的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

他的思想以博大精深著称

其作品以体系庞杂

涵盖了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学
等各个领域的内容为特征

他的理论重心在于批判旧的传统形而上学

即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那种

追求同一性崇尚理念

认为理论优于实践的“意识哲学”进行批判

要求人们从专注于抽象概念的旧形而上学世界观

转而注重人生活于其中

实践于其中的“生活世界”

LABOR, COMMUNICATION AND PRACTICE

On Habermas'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劳动·交往·实践

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

本书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资金的资助

劳动·交往·实践

——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

贺翠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贺翠香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

ISBN 7-5004-5300-0

I. 劳... II. 贺... III. ①哈贝马斯, J.—哲学思想—研究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516.6②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9602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福瑞来书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毫米 1/16

印 数：1-6000 册

印 张 13.25

字 数 232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哈贝马斯的一本重要著作，它标志着作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的哈贝马斯已成为过去。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水岭，哈贝马斯从批判、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转向一种温和的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脉疗伤”的理论阶段。正因为它是一本过渡性著作，所以，这本著作中包含着一种奇妙的组合。一方面，哈贝马斯还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要继承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拆分组合的过程中，重建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在重建的过程中，以批判的名义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了一套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在1976年和1981年先后出版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交往行为理论》两本书。所以，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与其交往行为理论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产物。重建论本身具有的这种过渡性、转折性，为我们更好地研究哈贝马斯的思想行程提供了很好的关节点。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其交往行为理论是怎样孕育出来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什么？这些内容都潜藏在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中。可以说，重建论是哈贝马斯思想成熟之前蜕变的一个壳。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出版之后，众多学者对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对重建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赞扬与肯定之声始终与批判、否定之音相伴随。概略地说，西方社会如欧美的学者，能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哈贝马斯的重建论，如汤姆·罗克莫尔（Tom Rockmore）的《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尤利乌斯·森萨特（Julius Sensat）的《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一个评论》。他们认真地分析了哈贝马斯的思想内容，在肯定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准确诊断的同时，指出了哈贝马斯的一些不足与问题。毫无疑问，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根本不重视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他们认为，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与他们的生活实践没有太大关联，这一点尤其在美国表现得很明显。相反，他们更重视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等内容。

与在西方社会受到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贝马斯的重建论在中国学术界颇受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环境有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的思想被引进中国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展开了一个研究哈贝马斯的高潮。探讨的问题集中在如交往观、主体间性、语用学、劳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等方面。90年代，关于哈贝马斯的重建论的理论探讨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中。2001年4月，哈贝马斯的访华，更使这股热情持续上升。但很明显，这种高度热情和积极探讨的背后存在着许多问题。多数学生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还处于了解和学习哈贝马斯理论的阶段，还不可能与哈贝马斯进行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哈贝马斯走了，留给我们许多反思的东西。中国近几年的哈贝马斯研究貌似平静甚至被认为陷入了低潮，实则是学者们在进行一种深层次的批判与反思。

与国外的相比，中国的哈贝马斯研究，尤其是关于其重建论的研究受到的最大干扰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对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比较、评价时，一些人对哈贝马斯的评论有失客观、公允。甚至有的人只是肤皮潦草地抓住哈贝马斯的某一观点和主张，就大量查找马克思的观点和原文，进行针锋相对的简单批判。这种为了批判而批判，置真理于不顾的探讨方法是非学术的，我们应该坚决杜绝这种作法。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现象也值得反思。随着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成为各高校、研究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的研究竞相展开，并搜索、圈定了各家学派的重点人物。但令人惊奇的是，哈贝马斯竟不在上述所列的任何一派。原因就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已经走向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不是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这种陈旧的、简单的、以阶级划分来取舍的标准，势必造成对哈贝马斯的重建论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和理论意义的忽视。

阿尔都塞曾说：“没有不借助于意识形态并在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实践；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①任何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我们作为主体除了无可避免地受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也还应具有批判和反思意识形态的能力。笔者认为自己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对哈贝马斯的重建论进行认真客观的剖析。为此，本书研

^①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究三个问题：分析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得怎么样？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是本书的重点。

与其他有关哈贝马斯重建论的著作相比，本书的独特性在于紧紧抓住哈贝马斯重建论的视角和主线即从认识论批判的意义上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基础和前提条件，并追根溯源地探索到“劳动”这一关键概念，从哈贝马斯是如何重新界定和分析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开始，从个体到社会层次，从自我同一性到集体同一性，分析和研究哈贝马斯是如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达的生产范式过时了，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交往范式又是如何能正好补充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读者在阅读完本书之后，能大体了解哈贝马斯重建论的基本逻辑和核心思想，从中获得启发，作者就以为达到了自己努力的目标。

作者以为人们诚然不一定要赞同哈贝马斯重建论中的观点，但人们也不应当忽视哈贝马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病理性诊断和理论概括；人们也不一定要认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经典文本所进行的解构式的阅读，但人们同时也不能否认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也许，人们将习惯性地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轻松辩护，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

本书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资金的赞助。

由于作者的理论基础薄弱，加上时间、精力有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各位老师和广大同仁批评指正。

贺翠香

2005年8月17日

目 录

序 / 1

导论：为什么要以劳动为切入点研究哈贝马斯的重建论？ / 1

一、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 / 2

二、重建论的研究现状和现实意义 / 8

三、本书的特色和结构 / 11

第一章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 13

一、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切入点和逻辑线索 / 13

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内容 / 20

三、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时代困境 / 29

四、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方法论 / 35

第二章 重建论与自我同一性 / 41

一、何谓“自我同一性” / 41

二、自我同一性与集体同一性 / 49

三、自我同一性与道德发展 / 52

第三章 马克思的劳动自我认同方式 / 57

一、“生产模式”的自我同一性 / 57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有效吗 / 61

三、劳动、实践概念与意识形态批判 / 67

第四章 哈贝马斯从肯定劳动到突出语言的转变 / 72

一、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的辩证联系 / 72

二、哈贝马斯的现代自我同一性 / 77

三、语言、交往在自我认同中的决定性作用 / 79

第五章 马克思的劳动实践哲学 / 86

一、劳动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观 / 86

二、劳动观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作用 / 92

三、实践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 97

2002/04

第六章 卢卡奇的物化劳动与阶级意识 / 102	
一、早期：主客体在无产阶级意识中的统一 / 102	
二、晚期：主客体在劳动实践中的统一 / 105	
第七章 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观 / 108	
一、拒绝主体哲学 / 109	
二、互主体性模式的交往实践观 / 112	
三、语言交往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 114	
四、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重架构 / 117	
第八章 对哈贝马斯重建论的反思与批判 / 123	
一、澄清理论误区 / 123	
二、重建，还是抛弃？ / 135	
三、实践与理性的辩证关系 / 152	
第九章 评析交往实践哲学 / 157	
一、交往实践哲学的建设意义 / 157	
二、交往实践哲学的不足之处 / 162	
第十章 时代的困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 172	
一、重建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必要？ / 172	
二、纠正狭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 179	
三、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主体间性”思想 / 181	
四、开拓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领域 / 184	
结束语 / 189	
主要参考文献 / 195	
后记 / 201	

导 论

哈贝马斯是当今仍活跃在西方思想界的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以博大精深著称，其作品以体系庞杂，涵盖了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学等各个领域的内容为特征。哈贝马斯的理论重心在于批判旧的传统形而上学，即对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对追求同一性、崇尚理念、认为理论优于实践的“意识哲学”进行批判，要求人们从专注于抽象概念的旧形而上学世界观，转而注重人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概括地说，哈贝马斯是“将德国18世纪以来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学，转换为以语言作为典范的社会哲学论述，以此说明人类社会行动在根本上并不是贯彻某种叫意识的东西，而是在与他人沟通、协调，建立具有共同规范协议的共识”^①。他的语言哲学、交往理论、商谈伦理学、政治哲学就是在这样的核心理念指导下完成的。

哈贝马斯自执教以来，著述颇丰。至今已有40多部专著，100多篇论文问世，是当今西方哲学界少见的多产的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学术论著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不仅扩大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名副其实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而且成为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由于哈贝马斯的突出贡献，他的故乡德国给予他众多的奖项和美誉。1973年，他获得斯图亚特市颁予的“黑格尔奖”；1976年获得德国语言诗歌研究院颁发的“弗洛伊德奖”；1980年获得法兰克福给他的“阿多诺奖”。在“阿多诺奖”的证书上这样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尤根·哈贝马斯教授经由对实证主义以及系统理论的论辩性分析，已为人文科学和哲学起了决定性的贡献。”^②随着哈贝马斯的重要著作译成英文，他的思想逐渐在欧美等国家风行起来。在西方学术界，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已经引起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学和伦理学界的人们的充分注意。甚至有人把他的《交往行为理

^① 曾庆豹：《哈贝马斯》，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序言第6页。

^② 同上书，第45~46页。

论》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相提并论。J.M. 伯恩斯坦说：“哈贝马斯所建构的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是当代极少数真正的哲学建树之一。”^①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雷克斯认为，哈贝马斯的造诣之深可与黑格尔相媲美；彼得·威尔比（Peter Wilby）则直接称哈贝马斯是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② 总之，哈贝马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哲学社会理论界中最具有创造性、体系性的思想家，是继马克思、韦伯之后，最重要的一位社会哲学家。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哈贝马斯于1976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按照人们通常对哈贝马斯创作生涯的阶段划分来看，那时的哈贝马斯处于“对现实政治兴趣的相对淡薄，转向批判理论的深化和系统化，并着手建立他的有别于他的前辈的理论体系——交往理论体系”^③的阶段中。在这个过程中，哈贝马斯逐渐形成一套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框架的社会进化理论，并且提出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当然，本书所论及的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以后简称“重建论”）不仅仅局限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而是包含了哈贝马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其他著作，如《理论与实践》（1963）、《认识与兴趣》（1968）、《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1974）、《交往行为理论》（1981），等等。作者对哈贝马斯重建论的考察，就是为了回答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怎样重建的以及重建得怎么样的问题。在研读和分析哈贝马斯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哈贝马斯重建论的切入点是从认识论批判的意义上重新考察和界定了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并以劳动实践概念为核心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重建。因此，以劳动实践概念为切入点考察哈贝马斯的重建论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一、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

哈贝马斯于1929年6月18日出生在德国杜塞多夫边上的一个小镇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他15岁时，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通过影片的报道，

① 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②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译者前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译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得知法西斯在纽伦堡大审判和集中营所犯下的暴行。这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西斯的罪恶本质让他震惊，同时也使他深刻地意识到德国的道德与精神必须重建。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属于“道德意识被摧毁、1945年后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的一代人”。^① 中学时代的少年哈贝马斯喜欢萨特的戏剧作品，《存在与虚无》成为他们那一代人与海德格尔保持距离的重要著作。1949年，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哈贝马斯高中毕业并转而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所学的专业涉及哲学、历史、心理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等。

作为“亲身经历了道德自我意识被彻底摧毁”的一代人，哈贝马斯青年时期与同时代人始终生活在一种“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错了的朦胧、迟钝的感觉”^②中。他们无法找到一种对“重建自己的历史境况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规范”，^③而只能在反思中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符合德国现实的规范性价值取向。而曾经为纳粹统治辩护过的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自己的言行不作丝毫的反省和说明，这更加深了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失望。1953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报》上发表了对海德格尔的第一篇批判文章：《关于海德格尔1935年讲稿的发表》。他认为，存在主义哲学不能为生存提供真正的规范性指导。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道德实践问题远不如对存在的探索那么重要。海德格尔沉迷于对个体存在的玄思，而不去留意道德意识的进步和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好像哲学与政治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为此，哈贝马斯下决心要逐渐建立一种完全与海德格尔哲学相反的，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体系。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并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他当时所要找的理论类型之一。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对话始于乔治·卢卡奇和卡尔·洛维特的影响。洛维特的一本《从黑格尔到尼采》的思想史引导哈贝马斯转向了马克思，迈入了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殿堂。为了考察19世纪的德国思想史，哈贝马斯阅读并重新理解从康德到包括谢林、黑格尔在内的观念论的变迁史。同时，哈贝马斯通过仔细阅读卢卡奇那本被称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走进了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马克思，从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历史渊源关系。在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下，哈贝马斯开始重新大量阅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哈贝马斯非常欣赏马克思在《手稿》中

① [德] 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5页。

②③ 同上书，第7页。

将抽象的社会理论具体化的方法。同年，他读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惊喜地发现这本书也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传统，直接、系统地利用了马克思的方法，突出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认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1954年，哈贝马斯以《绝对与历史：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为论文的题目，获得博士学位。从1954~1956年，哈贝马斯作了两年的自由撰稿人。随后，对哈贝马斯一生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来临。1956年，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精神领袖”阿多诺相遇。阿多诺引导他以一种独特的方法解读马克思，从而激发了哈贝马斯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兴趣。在1956~1959年师从阿多诺期间，哈贝马斯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对马克思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识到马克思不仅是个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而且是个人类学家。在加盟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他就开始批判经验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在继承黑格尔派和韦伯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省，从而酝酿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计划，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建构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1976年，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导论部分，哈贝马斯明确地指出：“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①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为自身所设立的目标是以历史为指向，同时又具有实践意图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这点上，哈贝马斯完全赞同马克思，即不是把哲学作为某种为自身提供基础的、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思维模式；也不认为历史运动是一种形而上的必然性，它在变化的经验条件和社会力量的实践介入等方面都是偶然的、变化的。但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为了强调其目标的实践性，与所谓的“纯哲学”区别开来，过分突出了社会理论的经验性质，从而使哲学与科学、批判的社会理论和直接经验分析科学难以区分，甚至混淆起来。此后，随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继承和解释，尤其是经过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钦定之后，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前景的纯理论保证，批判的自我反思和启蒙性政治实践的重要性则消隐在历史铁律的背后。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未令人满意地完成自己提出的目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缺乏一种理论上的自我反思，所揭示的规范基础也晦暗不明，因而倒退为一种历史客观主义。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哈贝马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努力把批判的社会理论置身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一方面强调经验成分对哲学研究

^①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注重人的批判和实践维度。他尝试的结果就是完成了《理论与实践》（1963）、《认识与兴趣》（1968）、《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68）和《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1974）、《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等著作。这些著作与哈贝马斯的重建论息息相关。

值得强调的是，哈贝马斯在建构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过程中，力图避免上述马克思理论的缺陷。哈贝马斯对自己的任务做了如下表述：“马克思把引发时代发展动力、对进化产生一系列影响学习过程定位于客观化思维的层面，亦即技术和组织知识、工具性和策略性行为的层面——总之，生产力的层面。而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道德认识、实践知识、交往行为和行为冲突的共识调节的层面上，同样存在着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社会一体化更为成熟的形式，体现为新的生产关系，并因此而使新的生产力的运用成为可能。……文化始终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在向新的发展水平过渡时似乎起着某种作用，但这种作用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为止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以我之见，这一‘重要性’恰恰解释了交往行为理论为一种更新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能做出的贡献。”^①

可见，哈贝马斯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的传统。正如卢卡奇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强调、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揭示一样，哈贝马斯也强调文化、道德洞见、交往行为等“上层建筑”因素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作用。与他们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即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所谓“最终决定论”的前提下，才肯定文化、道德意识、交往行为等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对社会进化的原因做出科学而全面的解释。“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概念，例如，生产活动 and 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也影响着规范的结构。”^②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向度，由文化、道德、交往行为等形成的规范结构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甚至认为，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因为新的社会的组织原则意味着新

① [德] 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版，第 50 页。

②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 页。

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这些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使现有的生产力的使用或者新的生产力的产生，以及社会复合性的提高有了可能。”^①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已不满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范式之内来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而是直接把包含文化、道德、交往行为等因素的规范结构看作是社会进化中独立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发展向度。

由于上述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关系，使得人们对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定位也显得颇为尴尬和为难。有人称他为自卢卡奇、科尔施以来的新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人称他是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的领军人物，是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还有人认为，哈贝马斯既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个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重建另一套社会发展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学者；有人认为哈贝马斯是欧洲左派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他表面是左实际是右，是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

当然，形成这种不同定位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学者在划分西方学者与马克思的关系时的标准不一样。如果按照严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标准来看，即以科尔施和梅洛·庞蒂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称的是一种植根于西欧的、相对于俄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一种马克思主义”^②。一种在理论上以阿多诺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批判为标志，在实践上以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而终结的理论思潮。那么，鉴于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主要是70年代后期的产物，那么早期哈贝马斯就根本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这一点似乎也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共识。如果按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③等一些国内学者的划分标

①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② 段中桥：《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第32页。

③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载《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作者划分的依据：（1）以否定工业文明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为特点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尽管这些理论家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异质的是，他们在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遗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以德鲁兹、鲍德里亚和晚期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Post-Marxism Trend）。他们是巴特、拉康和福科所开创的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又不同于后现代右派的政治立场；他们激烈批评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3）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和根本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框架是后工业社会无法超越的，但策略地把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sim）。主要代表有杰姆逊、伊格尔顿和德里克等。

准来看，哈贝马斯似乎应该属于“后马克思思潮”，即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遗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就公开声称自己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以新的形式“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①。但从上述标准的划分者所列出的如德鲁兹、鲍德里亚和晚期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思潮”名单中却找不到哈贝马斯的名字。很明显，从他们对上述“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进一步阐述时，我们就明白了哈贝马斯为什么会榜上无名。“他们（指德鲁兹、鲍德里亚和晚期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思潮’）是巴特、拉康和福柯所开创的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又不同于后现代右派的政治立场；他们激烈批评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②也就是说，他们把“后马克思思潮”限定在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中。这样，与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代表针锋相对的哈贝马斯当然不可能在此列。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认为，由于哈贝马斯最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而走向为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立场，因而不属于继“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形成的复杂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的、以阶级立场来划分相关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标准太武断。或者，我怀疑对于今天的人们是否还非得需要划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内，才能对相关学者及其论著进行重视和研究。相反，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早就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已经以一种幽灵（复数）的形式存在我们的传统、记忆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为了接受这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我们全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享有的是同一种文化，这文化在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度上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的标记，不论是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还是以不可见的方式。”^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哈贝马斯身上的烙印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哈贝马斯

①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载《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③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后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本人从不关心别人把他归属到哪个体系。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那些在他论著中出现的思想理论，只不过是处理问题时的工具、注脚、参考点、资料而已，他至终所关心的还是：现今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是什么’，以及要‘如何解决问题’。”^①他之所以还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目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也是他用来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众多理论之一。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审视的、批判的。“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历史——语言学的。”^②这种既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的态度决定了他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即哈贝马斯既不是要“复辟”，也不是要“复兴”历史唯物主义，而是通过拆开组合的方式，用新的形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而这种通过“拆解自身”，“分离自身”，同时又用另一种视角和声音来言说并成其为自身的方法，在德里达看来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同时，当哈贝马斯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危机的社会状况，来审查和衡量马克思哲学及其社会理论时，他的立脚点是现实的社会，他所关心的是从现实实践中产生的。无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他所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都要求理论自身必须具有“实践的意图”，即“理论必须成为可实践的”，^③这一点可以说是哈贝马斯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二、重建论的研究现状和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重建论自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在国际上重新引起研究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许多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纷纷以研究、撰文和出书的形式探讨着马克思主义。这无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总的来看，关于哈氏重建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大类。一类研究就是将哈贝马斯的重建论放在他的批判理论、交往行动理论中去分析和评论。主要代表有美国著名的哈贝马斯理论专家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里克·罗德里克

① 曾庆豹：《哈贝马斯》序言，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页。

②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转引自[德]得特勒夫·霍尔斯特著的《哈贝马斯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0页。

(Rick Roderick) 的《哈贝马斯和批判理论的基础》、由哈贝马斯的学生霍耐特和约阿斯等人 (Axel Honneth and Hans Joas) 编辑的论文集《交往行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论文集》、菲尔·斯赖特 (Phil Slater) 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和意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等等。另一类研究是专门以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美国学者汤姆·罗克莫尔 (Tom Rockmore) 的《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台湾地区学者罗晓楠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等等。其中，汤姆·罗克莫尔在《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哈贝马斯重建论的目的、过程和实质。他认为，哈贝马斯是“想超出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新的、更充分的地位去保持住马克思的精神”，也就是用其他方式来达到历史唯物论的目的。在重建的过程中，他认为哈贝马斯经历了从最初热情地解释，到最后批判性地抛弃的四个阶段：解释—批判—重建—抛弃。重建论的实质在于把准康德式的认识论标准运用到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社会理论中。罗克莫尔说：“总之，哈贝马斯的思想将严格的论证与准康德式的关注结合起来，社会批判理论中带有连续兴趣的相关理性，被认为从它与历史唯物论的最初关联中解放出来。”^① 罗克莫尔认为，哈贝马斯重建论的视角和主线就是从认识论意义上来审查历史唯物论的规范性基础和前提条件，这一点是哈贝马斯的巨大贡献。但他同时指出，哈贝马斯的疏忽也在于他没有把同样的标准运用到自己的思想中，致使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只是部分地执行了历史唯物论的目标。

罗晓楠在《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中，对哈贝马斯的重建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他是从概念、方法论和典范三个渐次深化的层次来考察哈氏的重建论。首先，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入手，分析了哈贝马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基本概念。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谈到哈贝马斯没有采取马克思的内在批判的方法，而是从理性上重建。最后，哈贝马斯用“沟通典范”代替“劳动典范”，重新叙述了历史哲学。

上述两位学者研究的角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他们都认为哈贝马斯的重建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进化理论，都认为哈贝马斯的重建理论弥补了历史唯物论本身具有的缺陷，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有更好的说明。罗晓楠还指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意味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超越”。当然，他们也提出哈贝马斯的重

^① Tom Rockmore, *Haberma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74.